

■工友情怀

矿山里的“说书匠”

□周脉明

“老薛，来一段，就说肖飞买药那段……”

“不的，老薛，别听他的，来岳飞大破朱仙镇那段儿，薛刚反唐也行啊……”

“老薛……就来肖飞买药!”

这时候，几束耀眼的矿灯光照在掌子面黑暗的角落里，一位年过半百的矿工身上。只见他不慌不忙站起身，立刻传出略带些山东味儿、说话有点儿大舌头的声音：“故事发生在1942年，在通往县城的大道上，飞过来一辆自行车，车上坐着一个小伙子。这小伙子，看起来能有二十多岁儿，长的是细高条挑儿大个儿，往脸上看：重眉毛，大眼睛……”

十多年前，我在煤矿采煤。这是当时在黑咕隆咚的掌子面，采煤间歇之余，几乎天天要上演的镜头。这位说评书的矿工就是我们掌子面的老薛，我们大家都称他“说书匠”。

老薛在我们掌子面是采煤时间最长，资格最老的一位矿工。



大家都很尊重他不仅仅是以上两个方面，而是因为他会说评书。《杨家将》《说岳全传》《薛刚反唐》《三侠五义》《烈火金刚》《燕子李三》等等，这些古代、现代评书他都说的滚瓜烂熟、生动有趣，丝毫不次于收音

机里的评书联播节目。

老薛真名叫薛少武，老家在山东。他19岁那年，有一位流浪的民间说书艺人，在他所在的小山村夜间连着说了半个月的《烈火金刚》。他一场没落，听入迷了。执拗地要拜说书艺人为师，

可是人家因为他说话有点大舌头就没有收他。于是他就对说书艺人软磨硬泡，结果当天把说书艺人吓跑了。为此，村里好多人或明或暗地讽刺挖苦他，无奈之下，薛少武负气离开家乡，辗转来到东北矿山落住了脚，成了一位采煤工人。后来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在矿山扎下了根儿。

可是薛少武的说书梦依然在做着。他不抽烟不喝酒，也不会跳舞打麻将。爱人每个月给他的零花钱都买了评书。起初在自家拿着书对着镜子说给自己听，后来说给爱人孩子听，再后来茶余饭后，邻居们坐在大门前聊天时，他说给大家听。虽然他说话有点儿大舌头，但是大家都能听明白。每逢大家坐在一起感到无聊时，就让薛少武来一段。他也不客气，评书台词几乎都背下来了，张口就来……这一切给了薛少武莫大的自信。

有一年春节前夕，煤矿举办新春联欢会。每个采煤队都要出

节目。大家平时也没有什么唱歌跳舞以及乐器等业余爱好，忽然有人提议让薛少武去表演评书。薛少武起初还不肯，采煤队长恐吓他：“如果不去表演就扣你半个月奖金!”薛少武只好上了台，说了一段《肖飞买药》，结果赢得了满堂彩。

从此后，薛少武说评书在全矿出了名。除了每年煤矿举办各种联欢会邀请他说书以外，在班前班后、掌子面放炮、停电等空闲时间。只要大家有求于他，他必定绘声绘色说上一段。大家的神经被薛少武评书里的人物命运和离奇曲折故事情节所吸引，身上的疲惫和心中的不顺也就烟消云散了。好多矿工还从薛少武的评书中了解和学到了许多历史、地理知识。

一晃十多年过去了，薛少武变成了老薛，但是在掌子面，他那带着山东味儿、有点大舌头的评书依旧延续着，直到他两年前光荣退休离开掌子面。

■图片故事

串门那点事

□赵同胜

串门当是一景，城乡大有不同。当然，我说的是曾经，抑或曾经的曾经。

城里人是不咋串门的，除非事到临头，非串不可。否则，多是紧闭门户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很有点老死不相往来，你不搭我，我也不理你的意思。不串门，说是免得生是非，怕招人膈应。你这么想，他也这么想，慢慢的就成了气候，成了习惯，成了城里人的惯常思维。

乡下的娘来城里小住，只两天的工夫，就心慌不安，坐卧不宁了。娘说，这城里人不串门，人情薄得像纸，活活地能把人憋死。我好话说了—一箩筐，掰开了揉碎了好一通磨牙，娘就认自己的老理儿，抬脚就又回到了乡下。再请，娘说啥也不来了，一个劲数落城里活像个大闷罐，空气差也就算了，人气更差，可不如乡下自在。

乡下是崇尚串门的，这和城市有着很大的不同。思忖个中因由，应该和建筑的格局有关，城里钢筋水泥堆起的楼丛，冰冷坚硬，少了温度，而乡下的柴门小院，来去自如，多了些许方便。其实，这不过我的臆断和猜测。乡下串门的内核，更像一种乡情记忆，一种民俗传承，往深里说，应该也能归到文化的范畴了吧。

北方人一般是睡大炕的，那大炕绝对是串门最鲜活的道具，尤其是冬日，屋外滴水成冰，寒气逼人，屋内却欢声笑语，其乐融



融。串门的人和主家团坐在炕上，恣意享受着温暖，唠嗑——成了既古老又现代的休闲娱乐方式。

男人们说桑麻农事，道人生百味，从古到今，乡闻俚趣，聊得热火朝天，兴味盎然。满屋子飘散着呛人的早烟味道。那味道，更像是一种黏合剂，少了，就失了语境，没了气氛。

女人们虽矜持，但也有放浪形骸的时候。常说，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更何况，通常炕上何止是三个女人，生旦净末丑，应有尽有。于是，家长里短也就有了撩人的滋味，这个俊，那个丑，这个屁股大，那个胸部圆。总免不了—一通哄堂大笑。当然，也有惹是非的时候，说的话被传了出去，不定妨碍了谁，就会起口舌之争，俨然成了乡下一景。但更多的还是感情融合之下的邻里和

睦占了绝对的上风。

此时的乡下，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，平日里，村子里少了生机，串门依旧是老年人的日子，很像是乡下唱大戏时，台下一片“霜花”的景致。年轻人也只有过年时才走走串串，但已经不在炕上盘腿聊天了，而是移到了牌桌上和酒桌上，乡下与城里似乎已别无二致。

城乡渐趋大同，乡下串门也在时光的晕染中渐成模糊的符号，只有像娘一样耄耋的老人还在苦苦坚守。但从他们的眼光里，只看到了浑浊和隐藏的孤独；瞅着他们的背影，不免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指不定哪天，乡下也会像城里一样，串门的足印被尘封在记忆里，成为遗存，所谓的文化也就断了根脉，想想，还有那么点心酸呢。

细品诗歌的芬芳

——读《李商隐诗传》

□刘敬

说起李商隐（义山），好像稍微识得几个字的人，张口就能吟诵出他的一些名句来。譬如，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等等。没错，正是这位晚唐时期的诗歌巨匠，给国粹唐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。然而，在美诗与美名的背后，又站着一个怎样的李商隐？诗歌可以“无题”，人生必须“有解”——我们不妨翻开作家张诗群的新著《锦瑟华年是情痴——李商隐诗传》，去探幽，去寻“秘”，去感受——

简而言之，作家以清新雅致的笔调，清丽唯美的文字，为我们描述了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那坎坷相伴且忧郁盈心的一生，同时，对其在不同人生阶段里的诗作，尤其是“无题诗”，予以解谜式辨析赏读，引领读者穿越千余年时光，一起去深入感受那颗浪漫多情而又悲愁难寄的诗心。

谁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。国泰民安或战乱频仍，蓬窗陋室或豪门华厦，落地生根，命由天定。李义山当然也不例外。但唐朝，本就—是一个奇异的时代。盛唐自不必言，中唐暂也不论，纵是繁华难掩凄萎的晚唐，其倾颓的身姿，凋残的背影，终亦因了命运多舛、忧伤难拂的李商隐，以及他扑朔迷离、直入心魂的一首首《无题》诗而幽寂地闪烁着绮绚的光辉。

义山是一个谜。被误读、被曲解、被猜度冷落、被讥嘲怨恨，都是他生命的常态。不是没有抗争，不是没有挣扎，然而，因了误陷“牛李党争”的漩涡，因了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，义山的种种努力最终都化成了无法言说的惘然记忆。毕竟，晚唐虽是风雨飘摇，若—棵

枝枯根朽、千疮百孔的老树，但终究宛形高影大，义山这只小小的时代的螻蛄，或曰蚍蜉，除了望“树”兴叹，又如何撼得动分毫？况且，那老树自始至终被一批势强业大、位高禄厚的“苍鹰”与“枭鸟”所占有、所守护，就像丧家犬守着一根腐烂的无肉的断骨。进无可进，退无可退，红尘十丈，惟我彷徨——义山只能转而求诸内心，把—腔炽情—怀愁绪付与纸笔，诉相思，表衷情，隐晦还曲折，无题胜有题。

“有些文字，要等到岁月堆叠到一定程度才能看懂；有些事情，要等到生命有了一—定厚度才可以厘清。”张诗群如是感言。是的，读李义山不仅需要岁月的积淀，更需要思想的广博与厚重，目光的澄明与穿透力。如果说，诗仙李太白是纵酒放歌抒豪情，诗圣杜子美是心沉情郁忧社稷，那么，末世才俊李义山则是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—生襟袍未曾开”，令后世读者循着他悬念迭类转蓬的人生轨迹，去细品那—路散溢的幽若兰馨的诗歌的芬芳——荣阳、洛阳、长安、兰台、永乐、桂州、东川……直至锦瑟无端，情无凭依！

—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李商隐。纵览全书，作家能独辟蹊径，“滤去感性泛滥的浮沫，于精美中现出理性思辨的光芒”，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义山，尤显可贵。莫问义山与谁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莫论义山缘何“直道相思了无益”，只要您沿着作家潜心铺就的幽幽小径，漫溯流光，感受到了诗人的“碧海青天夜夜心”，你自会觉出，即便是忧伤的叹息，义山也是那样的逸群绝伦，牵心扯肺！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 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书海掠影

